四庫全書

子部

按：本書屬子部，原書封面則誤作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折獄龜鑑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謄録監生臣陳遂

折獄龜鑑卷七

宋 鄭克 撰

鉤慝

李崇

已見釋寃門

按崇之譎以舉哀擿爭兒姦與其術同蓋自其巧詐而言之則謂之姦自其隱慝而言之則謂之慝其實無異也故術亦同焉

張元濟按新唐書本傳作允濟冊府元龜亦作元濟與此本同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隣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且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

此是女聟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

此即女聟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舊唐書本傳出

按史記以西門豹附滑稽傳後豹古循吏也特以其

止河伯娶婦事巧而捷乃發於俳者故曰滑稽耳元

濟其豹之儔歟理鄰邑贅婿牛亦以發於俳故能巧

而捷與止河伯娶婦事相類矣然乃循吏鈎慝之術

也　疑獄集又載新鄉令裴子雲一事云部民王恭

戍邊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養五年産犢三十頭恭

還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乃還四頭老牸餘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璡璡惶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内喚賊對辭乃以布衫籠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盜得來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璡黙然復謂璡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舊不著出處此乃用元濟鉤慝之術者

但部民則易追而非部民則難追矣故元濟詰彼村中捕盜也然越境有所捕名集一村牛亦是當時可以為此若在異日止合移文追而詰之如趙和者是也但欲巧捷者勢須為此耳

趙和附侯臨

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比莊通家東鄰嘗以莊契質于西鄰後當取贖先送八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賫餘鏹至西鄰遂不認東鄰

訴于縣又訴于州皆不獲伸理遂來訴于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爾果不妄否曰焉敢厚誣乃名捕賊之幹者齎牒淮陰云有刼江賊案劾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初不甚懼至則械于庭和厲聲詰之因泣訴其枉和曰事迹甚明尚敢抵諱所刼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貲産以辯之因不虞東隣之越訴乃供折穀若干莊客某

人者細絹若干家機所出者錢若干東鄰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之曰汝非刼江賊何得隱諱東隣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使之對證於是慙懼服罪梏回本縣檢付契書寘之於法舊不著出處

按和所用之術蓋亦本於張元濟也近時小說載侯臨侍郎一事云臨為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姻家遂被諱匿屢訴弗直聞臨治聲來求伸理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

後半年縣獲強盜因縱令安通有贓物寄其家乃捕至下獄引問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黨所寄臨即遣人追民識認盡以還之此乃用和鈎慝之術者雖巧捷不逮而沉密過之譬猶持重之將不尚出於奇亦必依於正以此用譎則無敗事尤可貴也

包拯 附錢龢

包拯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喻令歸屠其牛而鬻之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

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服見本傳

按近時小說載朝散大夫錢龢一事云龢嘗知秀州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為盜所殺龢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名同村解之遍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即倍與民如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龢即收訊果其所殺此乃用拯鉤慝之術者蓋以揣知非仇不爾故用此譎使復出告也昔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晉灼云鉤致也距閉也蓋以閉其術為距而能使彼不

知為鉤也夫惟深隐而不可得故以鉤致之彼若知其為鉤則其隐必愈深譬猶魚逃於淵而終不可得矣是故史稱唯廣漢至精能用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此數君子材智過人亦庶幾焉

察盜

按此門原缺標題今補

張敞 黃昌附

漢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

為長者敬皆名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職（按職漢書作署）敬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按漢書作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稀鳴市無偷盗（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盗賊不得獄訟必多其當察而治之亦與奸慝等矣是以舊集有彭城書菜元膺擒舉之類凡十餘事

今則因而列此六門也敞以偷盜治偷盜督察之術莫善於此故首著焉若後漢黄昌為蜀郡太守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强暴姓名居處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奔走他境則又猛政之尤者抑亦用敞察盜之術歟

曹攄

晉曹攄為洛陽令大雪宫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衆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

寒耳訊之果服出晉書本傳

按此以事理察之也攄若不善察盜姑徇衆人所見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濫及獄訟不勝其繁矣是故折獄之術亦有取於此也

蘓瓊本傳盜牛一事附

北齊蘓瓊為齊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搜撿四隣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不為推賊瓊曰便且還

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之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又載一事云瓊為南清河太守時有魏雙成者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賔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其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與此相類盖能廣耳目以察盜賊也傳言郡中有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此其耳目

歟然旣曰舊賊必非志實豈可深信乃見親委耶魏吴校事竊權害政人皆患苦久乃誅戮瓊之駕馭何以勝彼而能免斯患耶張敞名偷長恐受職特取其一時之用而已矣未嘗置之左右任以耳目豈非慮患深歟瓊廣耳目察盜賊可也此一事不足法略辨其理云

韓褒附尹賞

後周韓褒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

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為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惶懼首服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賞先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

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褒之察盜與張敞類矣若尹賞為長安令則不然部勒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業而鮮衣凶服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悉納虎穴中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百人

為輩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後世縣令不能會吏車如此之多亦不敢為虎穴使數百人相枕藉死蓋時異則法異也所置數十百人乃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見漢書本傳賞雖亦以偷盜治偷盜善於駕馭稱其職任然異乎張敞不純用誅罰故號酷吏為萬世戒唯褒之察盜視敞可以無愧其不同者彼窮治所犯糾之以猛也此首

原其罪施之以寛也敞之猛不至於民殘而市無偷盜褻之寛不至於民慢而羣盜屏息則是同歸於治也

柳慶

已見釋寃門

張允濟按允濟前條作元濟葢傳寫異文

唐張允濟初仕隋為武陽令時道中見一姥種葱結菴守之允濟曰但歸不煩守此遇盜即來告姥婦一宿而

葱大失允濟乃名集葱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一聽之遂得盜葱者舊唐書本傳出

按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顧視不直則眊允濟名集葱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一聽之遂獲盜葱者蓋用此術也然其意度頗涉矜衒非不得已而用之則與郤雍視盜

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者何以異哉苟未能使人恥為盜不若聽姥守之也

蘓無名

唐則天時太平公主庫中失所賜寳器天后怒督捕甚峻官吏震恐有湖州别駕蘓無名善擒奸擿伏游徼至縣請見長史長史問之請聞朝廷天后召見無名對曰請寛府縣盡以捕盜吏卒付臣不過數日決為陛下獲盜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人十餘輩

衣衰絰出赴北邙即踵以報果見諸人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又廵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遂使吏卒盡執之而發其冢剖棺視之寳䯻在焉天后問以何術獲盜對曰臣無他術但識盜耳臣到都日正見此輩出葬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逐蹤跡可以得之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廵冢而笑者喜其無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后稱善遷秩二等舊不著出處

董行成

唐懷州河内縣董行成善察盜有人從河陽長店盜一驢幷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市中見之叱曰彼賊住盜下驢即承伏少頃驢主尋蹤至或問何以知之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即引驢遠過怯也是故知其爲盜也舊不著出處

按蕪與董非聞人也特以察盜尺寸之長著於舊集傳於今世與賀懷智琵琶米嘉榮歌李謩笛託名唐

人詩中者類矣苟無所長誰復稱之使不泯没亦足勸能也

裴度許仲宣附

唐裴度在中書時堂吏忽報亡失省印同列驚愕皆欲究治度略不顧問良久復報印在故處度笑謂同列曰此必吏人盗印驛劵也向若急之則投諸水火矣同列乃服出趙璘因話録僞集不載

按此蓋以事理察盗者也其略不顧問則與蕪無名

請寛府縣之意同矣彼緩以伺之獲為盜之人此緩
而待之獲所盜之物皆可謂善處事也　許仲宣漢
乾祐初登進士第為曹州濟陰簿先是縣印令與簿
晝夜更掌時令有妾與室爭寵不能禁妾恚恨欲陷
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
將用印開但空匣因逮捕縣吏及令簿僕廝家人繫
獄驗問果得於令舍人竇大煙煤中初失印衆皆恐
仲宣晏然不為之動既而果獲人服其量此乃量足

以處事識足以察盜者也夫吏盜省印以有所欲故爾妾盜縣印以有所忿故爾此兩者可以得盜之情矣則當用是察之也仲宣後事本朝終於給事中見本傳

閻濟美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一賈客物甚繁碎客隐銀十鋌於貨中舟人窺見伺其上岸盜之沈於泊船之所夜發至鎮旦閱諸貨而失其銀乃執舟人詣官濟美

問船上有何物曰捜索皆無昨夜宿何處曰去此百里

浦汊中亟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密諭武士曰必是

舟人盜之沈於江中矣可令楫師沈鈎取之獲當重賞

武士依命獲篋銀在其中封題猶全舟人遂服罪舊不著出

處

按治民之官每患姦盜敢為欺蔽善料事者譬猶用

兵善料敵也濟美所以知舟人盜銀沈于江中者此

耳是亦可稱也

歐陽穎

歐陽穎郎中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甚急久不獲有司苦之穎曰勿捕獨名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二子服罪猶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處皆是乃讙曰公神明也

見歐陽修叅政所撰墓誌

何中立

何中立龍學知開封府先有盜慈孝寺神御服器者知

府李絢嘗以屬吏不服而釋之及中立視事或復執所
釋囚至中立熟視之曰此真盜也遂窮治之盡得其贓見本傳

徐的

徐的省副知荆南府荆南故多火姦人緣以為盜有一
夕十發者的籍諸惡少為保伍使更相伺察由是火幾
息見本傳

按此蓋用韓褒察盜之術也若火發處有盜不獲同

保伍人以故縱論則彼焉敢不察姦盜乎由是火幾息蓋火乃姦盜為之也

彭思永

彭思永侍郎為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於爪甲挾刃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以衰息見本傳

按此蓋用黄昌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分

遺掩討之術也若非有以脅之豈肯盡疏其黨無所隱漏乎若非分遣掩討豈能黙隷諸軍無所遺脫乎雖以嚴治而無酷名止用其察盜之術而不為其殘民之政此又賢於黄昌遠矣

迹盜

尹翁歸

漢尹翁歸守右扶風姦邪罪名縣各有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輙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

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翁歸之治姦邪也雖各有名籍不比而誅之必待盜賊發其比伍中乃召長吏教使推迹無有遺脫則與尹賞黄昌異矣是故彼有惡名而此得美譽蓋其材頗同而德弗類也迹盜之術此其大者故首著焉

高湝

北齊彭城王湝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

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湜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底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黒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定神也湜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数被偷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菜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

為當時第一舊出北史本傳

按前二事皆有迹可求而莱之迹頗難辨故以書字驗之若夫詐為上府買皮而倍酬其直乃蒐以譎取之者也

高湝

北齊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一婦人臨水浣衣有騎馬人換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詣府訴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於路被賊殺害遺此靴焉

得無親戚乎一嫗拊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一時稱明察舊出北史本傳

按潛留故靴者將以迹求之也給諸嫗者兼以譎取之也與溦買皮事頗相類然居城諸嫗所以可名者北齊承後魏喪亂之後幷州城中居人不多雖盡名之亦不為擾苟或蕃庶當如楊津下教而已此在隨事制宜也

張鷟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驢韁斷幷鞍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窮甚急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鷟曰此可知也遂令不秣飼驢去轡放之驢尋向昨夜餵處乃搜索其家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舊不著出處

按管仲之相齊侯也伐山戎還而迷失道仲令觧縱老馬軍隨以行乃得之鷟蓋采用此術也夫故道有迹可求而人莫能識彼皆識故道者則宜假以求之矣是亦君子善假於物之義也顧憲之任牛索主亦

以此歟

桑懌

桑懌崇班嘗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往來察姦匪因名里中惡少年戒之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項里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官懌疑少年王生者為之夜入其室得其衣而王生未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盜里父子尸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

按以法見歐陽修叅政所撰懌傳

按朱邑為桐鄉嗇夫而死有遺愛仇覽為蒲亭長而時稱大化懌之賢雖不逮古人請為耆長事亦可書故卒能立功當世垂名太史此特稱其迹盜之一節爾亦足以勸也

譎盜

高讜之

後魏高讜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金詐市人

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甚急譓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舊出北史高恭之傳譓之其兄也

按譎盜之術與擿姦同彼亦用譎以擿之也

慕容彥超錢惟濟附

漢慕容彥超為鄆帥曰置庫質錢有姦民以偽銀二鋌質錢十萬主使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牆盡

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彦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執之服罪舊五代史本傳

按錢惟濟留後知成德軍有以偽銀質錢者其家告官惟濟密謂曰第聲言被盜而立賞捕之質偽銀者必來責餘直果然乃用彦超譎盜之術者也見本傳彼有譎之不出者何哉或盜轉而之他或盜知其為譎也是故用譎宜密而速與兵法同矣

孫沔

已見懲惡門

陳述古

陳述古密直嘗知建州浦城縣富民失物捕得數人莫知的為盜者述古紿曰某廟有一鐘至靈能辨盜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囚立鐘前喻曰不為盜者摸之無聲為盜者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驗其

手皆有墨一囚獨無墨乃見真盜恐鍾有聲不敢摸者訊之即服見沈括内翰筆談云此亦古法出於小說

按譎非正也然事有頼以濟者則亦焉可廢哉抑又聞之正不廢譎功乃可成譎不失正道乃可行是於譎盜之術取其一端而已蓋亦未可責備也然與鏁摸鍾皆用譎鈎慝頗似鞫情之術矣但意所主者特在於盜故以附譎盜門也

察賊

趙廣漢 附孫沔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行刧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廣耳目以察賊者也孫沔副樞知徐州時淮陽軍有強盜數人捕之急過徐境沔即知之方晏客淮陽檄至名吏諭曰淮陽賊幾人易衣冠舍其處少頃

皆捕至庭下見孫威敏公遺事録與廣漢類矣史稱廣漢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謂鈎致其隠伏使不得遁距閉其形迹使不可窺也世言沔所用為耳目者雖左右親信之人亦莫能曉殆亦挾此術歟

符融

已見釋寃門

柳崇

後魏柳崇為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

初到郡見之不問賊事人别借以温顔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吕穆等二人餘並放遣郡中畏服境内怗然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崇不問賊事者惡彼匿其情也問以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者欲彼吐其情也於是真情見乎辭色乃可微察以獲真賊是亦用鞫情之術者也賊與盜異害物曰賊攘物曰盜刼取曰賊竊取曰盜此失馬者殆被刼歟不然何以疑執十餘人也

韋鼎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州中有土豪外修邉幅而内行不軌嘗爲刼盜鼎於都㑹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服出南史韋叡傳鼎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此亦廣耳目以察賊者用於鞫情之術則以中其忌諱故能使之首服也

呂元膺柳公綽附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游覽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随之元膺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簡此必詐也亟令左右搜索棺中皆兵刃乃擒之詰其情對曰欲過江刼掠故假爲喪轝使渡者不疑又有同黨數輩已在彼岸期集悉捕獲以付法

舊不著出處

按藾無名察盜之術正與元膺察賊相類柳氏敘訓有一事云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歉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

所遏不得出公綽覽之即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不應并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雖非刼取者而與元膺搜舉事頗相類也故附著之然議者以為閉糴非美不足為法今但取其明察慮有他姦故著為察賊之鑒耳

張詠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聽不曉其故詠乃

名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盖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按善察賊者必有以識之使不能欺也善鞫情者必有以證之使不可諱也詠實兼此二術矣可不謂之明乎

喬某

喬某虞部知果州西充縣時有強寇夜出剽掠罪人久

不獲民或爭財而訟於庭某察其物色有異乃曰是必前日盜也收詰之果服見呂大監正字所撰墓誌某華陰郡人失其名

按昔魯兩生有大臣節而史失其名然迹之著不可揜也今江某之毀姦喬某之察賊其事必傳矣雖失其名亦何憾哉

迹賊

司馬悅

已見釋寃門

按此與高湝留靴之術同但彼譎而此正耳

魏昶

唐中書舍人郝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玉素遂毒之良久覔婢不得又失金銀䍐四十餘事勅令捕賊鼎沸三日長安萬年尉石良有主帥魏昶請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又傳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曾覔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與舍人捉馬

奴書見在取驗之但言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昶乃往金城坊應空宅並搜之果至一宅封鎖甚密即時打開婢及投化高麗皆在乃是投化高麗與捉馬奴藏之勑斬於東市

舊不著出處按唐書郭正一傳云正一與郭代舉魏元同岑長倩並相高宗唐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正一為中書舍人當出征高麗酷吏周興誣而殺之非為婢所毒也其征高麗者有郭待封乃孝恪之子武將其後乃以中書舍人副薛仁貴代吐蕃敗績貶死附見薛仁貴傳中亦無為婢所毒事此蓋小說所載傳聞繆說不足信者姑取其事之迹可也

按昶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欲

以譎取之也又傳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曾覔舍人家欲以迹求之也雖兼用二術然譎賊不效而迹賊效矣譬猶得雀者網之一目而不可以一目之網捕雀也昶雖小人而善捕賊與蘊無名董行成類矣特著其事以勸能者不爲無補也

劉崇龜

已見釋寃門

府從事

已見釋寃門

桑懌　虞詡附

桑懌崇班初以右班殿直為永安縣廵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姓名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𢱧戒軍吏不得一人輙出居數日其下不知其為數請出自效輙不許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為治飲食如事羣盜懌歸

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及羣盜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逌去近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勿泄後三日復來又三日而往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强梁者懌自馳馬取之見本傳

按懌先閉柵譎賊使不走乃因媼迹賊使不覺然後

悉擒之皆兵法也　後漢虞詡為朝歌長時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詡到官既誘令劫剠伏兵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輙擒之賊遂駭散咸稱神明出後漢書本傳是亦兵法也然於迹賊之術悉皆有所考焉顧用者如何耳故並著之以備采擇也

譎賊

蘇秦

蘇秦在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之不殊而去求賊不得秦且死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王如其言賊果出乃誅之舊出春秋後語

陸雲

晉陸雲為浚儀令民有被殺而主名不立者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謂曰不出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其妻同謀殺之聞得出欲共語畏憚近縣遠相要候人皆歎服舊出晉書本傳

按此蓋察其妻有姦狀故拘録之以譎姦人使疑而出也

楊津

後魏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疋去城十里為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刼人因以告之使

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一姥哭而出云是巳子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舊出北史楊播傳津其子也

按此與高湝留靴紿嫗術同彼以靴為迹此以衣與馬之色為迹而皆用譎取之其異者彼實得靴則主於迹而兼以譎此空言衣與馬之色則主於譎而示以迹也

柳慶

後周柳慶領雍州别駕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處鄰近被囚者甚衆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牓官府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旅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服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来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盡獲黨與舊出北史柳蚪傳慶其弟也

蔣常附張松

已見釋寃門

按常之留蘊蓋用陸雲録妻之術譎賊使出乃可捕獲也唐張松壽任長安令時昆明池邉有刼殺賊勑限十日捕獲督責甚峻松壽至行刼處撿蹤見一老姥路傍賣飯即以從騎馱歸縣中供酒食三日却馱送舊處令一腹心人密往伺察之有人来問賊事即收縛果有一人問曰明府若為推勘遂擒送縣一問欵服并贓皆獲舊出處不著 此又用蔣常留嫗之術者也

劉崇龜

已見釋寃門

按賊逃匿者譎使出焉免於追捕之煩其術固不可廢然人之逃匿既可譎取之矣則情之隱匿亦可譎取之也摘姦鉤慝是譎取其情者也故彼兩門又與鞫情之術相似也

折獄龜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折獄龜鑑卷八

宋 鄭克 撰

嚴明

何武

前漢時沛縣有富家翁貲二千萬一男纔數歲失母別無親屬一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其爭財兒必不全遂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餘一劒云兒年十五付之後亦不與兒詣郡訴太守何武因録女及壻省其手

書顧謂掾史曰女既强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付女與壻實寄之耳夫劍所以决斷限年十五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不還其劍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壻案弊字通典作敝温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歎服舊出風俗通○案此事亦見杜佑通典原本多誤字謹依通典改正

按張詠尚書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云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以財為訟壻持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此囑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分與壻七分與子皆泣謝而去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録此正類何武事也夫所謂嚴明者謹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恙奪與兒此之謂法理三分與壻此之謂人情武以嚴斷者壻不如約與兒劍也詠以明斷者壻請如約與

兒財也雖小異而大同是皆嚴明之政也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四十項按四十項通典作十項並死歲饑常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史皆言並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議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詐貪利忘義請奪其田畀並妻子

衆議為允見通典不著出處舊集不載

按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夫常取並妻子田固有辭矣柰其懷挾姦詐貪利忘義之情何意獨以情責常是不從其辭而從其情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陳矯

魏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有至歴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繆矣自覧罪狀一時論決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葢罪狀已定而輕重有疑吏不敢決者也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古以為患矣然拘文之吏每每如此繆可知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矯自覽罪狀所謂明慎也一時論決所謂不留獄也若罪狀未定者慮有寃誣理當考覈豈可取快一時耶君子於此宜盡心焉

王敬則

南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

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去境内以清出南史本傳

按偷之冐法初不畏罪設此二事令其厭苦庶或可戢也舊集不載

裴俠

後周裴俠為户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厲精擿發旬日之閒姦盜畧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悲泣按北史作掌錢典李貴乃

於府中悲泣　或問其故對曰所掌錢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懼遭罪責俠聞之許其自首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彼未知懼也俠則治之此已知懼也俠則宥之其治之者可以為嚴矣其宥之者可以為明矣明者無他灼見物情也

趙煚

隋趙煚為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煚田中蒿為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

蒿一車賜盜者愧恥過於重刑見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嚴明者不必厲威刑也察見物情中其忌諱有過於市朝之撻者畟載蒿賜盜蓋以此耳不然則彼將玩侮尚何愧恥哉

王鍔蕭嶷附

唐王鍔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韡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既歸而省所告異日以他

微事連所告者禁繫按驗以謠其衆下吏以為神明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南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韡中竟不視取焚之鍔葢樂聞人過失者則其謠也不若嶷之正也昔朱愽每遷徙易官所到輙出奇謠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鍔豈慕其為人歟

張希崇

晋張希崇鎮邠州按張希崇鎮邠寧在後唐明宗時書中作晋當作後唐為是　有民

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後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繼俱死有嫡子已長郭氏諸親教義子訟云是真子欲分其財前後數政不能決希崇判曰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云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儻是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甚為傷害名教豈敢理認田園其生涯盡付嫡子所有訟者與其朋黨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皆服其斷舊不著出處

按唐制選人試判三條辭理愜當決斷明白乃為合

格謂之拔萃希崇之判益本於此惟其愜當明白是故聞者皆服也

張齊賢王延禧附

張齊賢丞相在中書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宫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既許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且遣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

皆安堵如故文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出司馬光涑水紀聞

按曾肇內翰撰王延禧朝議墓誌云延禧任岳州沅江令時有兄弟分財者弟弱所得田下訴不均詰其兄曰均矣即令二人以所得更取之兄訴於州州守笑曰此張詠尚書斷獄法也豈彼所聞異乎

燕肅鞫真 卿附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鬬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

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鬬者為息見本傳

按民之鬬毆傷有輕重理有曲直不治其傷而治其理者乃息鬬之術也若折跌支體則理雖直而傷已甚斯不可貸矣譬猶鬬殺用刄以故殺論葢其情重也　沈括内翰說鞠真卿知潤州時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下手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甘輸錢於敵人終日分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葢無賴之民不畏杖責故設此事以折伏之與王敬則治偷之術同也見筆談　近時州縣間固有使民輸下拳錢者然官自取之則不足以懲惡而適所以招怨斯失其本矣豈若不治其傷而治其理之簡易乎

韓琚鄧思賢附

韓琚司封嘗通判虔州其民善訟或偽作究狀悲憤吁呼似若可信者會守缺琚行郡事究其風俗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為不寃終於兩浙轉運使魏公

琦之凡也見尹洙龍圖所撰墓銘

按沈括内翰說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刼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見筆談然則琚所以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者豈特下莫能欺蓋亦人不可刼不可刼所以為嚴也莫能欺所以為明也彼其辭伏者自以為不冤非此故歟

葛源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為政者苟欲戢吏唯嚴明可夫民雖好訟也若非

吏與交通亦焉能獨為欺誣刼持之計耶吏不得其意則民訟宜少矣源使民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乃鞫民情覈吏姦之術也彼既姦猾自當畏戢操術如此不亦可乎

劉敞

劉敞侍讀知永興軍時大姓范偉冒武功令祚為祖穿祚墓以己祖母祔之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徒流輙以贖免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敞按其事

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逮數百人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鞫治卒如敞所發見本傳

按范偉之橫人患苦之然敞按其冒蔭避役證逮數百人連年不決者何也彼於黨與結之厚矣乃敢爾也證逮之人其黨與也豈易鞫哉且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則桀黠可知也非按者嚴明不能發其事非鞫者嚴明不能得其寔是故姦民多幸免也獄辭屢變蓋以此歟

許元 劉晏附

許元待制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以陷於木中不可秤盤故得為姦元首至船場命拽新造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按劉熙釋名鉸鏑也關西謂之釘鉸此文釘鞠無出或即釘鉸聲之訛耳比所破纔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見魏泰東軒筆録

按元不治虛破之罪而但立為定額可也然亦異乎劉晏矣　蘇軾尚書説晏江淮發運使時於揚州造

船每隻載米一千石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制須謀經久船場執事者非一有餘剩衣食可以養活衆人則私用不窘而官物牢固由是船場人皆富贍五十餘年饋運不闕至咸通末有吴堯卿者始勘驗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值無復寛剩而船場自此破壞饋運自此闕絶晏言大國不可以小道理良可信也見奏議 元定釘鞠額無乃類吴堯卿乎雖幸而

不至敗事然其嚴明乃俗士所誇君子所鄙不可為後世法也

張式

張式郎中初為南劒州將樂縣主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十百人式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人無繫者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式知銀冶歲課所以不足益緣冶户或有財而無力或有力而無財於是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則

富者不患力乏貧者不患財窘課遂有羨理宜然也

昔之繫者常數十百人今則人無繫者矣嚴明之政

不當如是乎

孫甫

孫甫待制為華州觀察推官時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

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

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

因薦之見曾鞏舍人所撰行狀

按嚴明者非若世俗以苛為嚴以刻為明也持循事理照察物情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倉粟雖惡不應盡可棄也以物情言之則負錢數百萬將何以償耶甫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但負錢十萬而已吏既得弛重負官亦獲保舊積是持循照察之效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周沆本傳鹽價一事附

周沆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

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

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見司馬光丞相所撰神道碑

按沆知慶州時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沆請損官鹽

之價犯者稍衰見本傳　夫或高鐵估或損鹽價法異而

意同皆治其本也治其末者雖繩以峻法而終不能

禁徒為苛刻耳治其本者雖處以平法而姦盜自止

豈非嚴明乎茍欲嚴行政理要惟明見事情然後政

不苛暴事不刻核而獄訟省矣彼藉治而課羨舂粟

而負少者亦猶是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州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辨而復訴前後十餘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謂曰諸家皆里富人無乃厭追逮之苦令無狀子寒餓不能以自存況析產之券有不明以故久不決人能少資之令其遠去後復何患乎皆泣聽罕命自言方對吏時雖欲求為此顧不可得於是遷所訴者於旁州獄訟為之衰止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嚴明之術在於察見物情裁處事體彼爭產者困於寒饑析產者若於追逮理之曲直何足深校苟或可已無不聽命於是人少資之令其遠去則析產者所損不多而免追逮之苦爭產者所獲不少而脫寒饑之困州民獄訟亦為衰止豈非能察見而善裁處乎儻忿其辨訴加以峻罰則物情不無所傷而事體亦有所害稱為嚴明斯失之矣若君子則雖昭然深察毅然決行而從容中理無傷害也豈非嚴明之懿

者乎

矜謹

袁安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安之政號嚴明必不容姦矣其未嘗以贓罪鞫人

益疾夫案吏者務為深刻文致於贓也若彼贓狀自露非我鞫而出之雖繩以法亦何憾焉

司馬芝

魏司馬芝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廁中者吏疑女工遂收付獄芝曰刑戮之失在於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𢾕掠或至誣服豈可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化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舊出魏志本傳

王坦之

晉王坦之襲封藍田縣侯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出晉書王湛傳坦之其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訊盜練劾偷牛皆慮自誣而遂見宥合矜謹之義矣

蕭子良任昉彈事附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之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梁御史中丞任昉彈中軍參軍劉整因兄寅弟二息師利按原本作第一庶息今據任昉本集改正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寡嫂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攘拳大罵突進屋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亦引高鳳事為彈文蓋鳳隱者也太守連召恐不得免自言本巫

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若整與平意
實忘義固異於此然昉請免整收治其罪而于良但
賜米錢以償之不治平罪何也責士之法不以責民
是亦所以為矜謹也

陸襄

梁陸襄為鄱陽内史時妖賊鮮于琮敗獲之後鄰郡豫
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實或有善
人盡室罹禍唯襄郡境枉直無濫人歌之曰鮮于抄後

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出南史陸慧曉傳襄其從孫也舊集不載

按推窮賊黨者苟不矜謹必至枉濫彼使善人盡室罹禍與賊何異哉襄之用心獨異於彼宜其人歌之也

宋世軌蘇瓊附

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按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廷尉判其事為刼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出北

史宋隱傳世軌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蘇瓊為三公郎中時頻有告謀反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崔昂為尚書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乃數雪反逆身命何輕耶瓊正色曰但雪寃枉不放反逆昂大慙夫崔昂亦善折獄其意如此乃寒伯奇所謂考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令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者也且昂於此獄數年不斷豈非求反狀未得乎世軌

判為恕事理所當然斯可以無慙於瑣矣是皆矜謹之君子也

郎茂 陸襄附

隋郎茂初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隋諸王置國官有令一人至煬帝時改國令為家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

親睦稱為友悌出北史郎基傳茂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梁陸襄為鄱陽内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諭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出南史本傳舊集亦不載夫異姓之疏也誣告之怨也猶可和解使相親厚况親族之不睦者乎彼猶未容責誚此可遽加嚴法乎矜謹之士宜鑒於兹故並著焉

張詠 王質附

張詠尚書再知益州民有負販者翁役其婦婦違之翁怒翦其髪曰我作婢使汝其子自外歸作閙所由具事領過或謂其子曰翁翦婦髪何罪子若執父汝罪不輕至廳下詠詰之翁云婦自翦髪泥其子亦云妻自翦髪泥翁詠察其誑即於解狀後判云雖然子為父隱其奈執辭不定既不可窮詰於尊長又不可抑斷於卑幼仰責新婦狀令後再不侍養别具狀領過並放詠謂掾屬

曰五服之内卑幼條至重親民之官所宜盡心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録

按王質待制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言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見本傳此其翁姑理皆不直然家人之義當責卑幼但不可遽繩以法耳是故恕其罪而責之養也

薛奎 仇覽 韋景駿二事附

薛奎參政知益州有婦人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養奎因出俸錢與為資業而遣之見本傳

按後漢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訟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

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見後漢書本傳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見唐書本傳此皆與奎出俸錢為資業之意同矣尙繩以法子罪不輕令律所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是也得不謂之矜謹乎

任布

任布副樞知越州民有被酒罵其祖者祖旣訴之已而大悔哭於庭曰老無子頼孫以為命布特貸出之且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問見本傳

按孫罵祖法當死特貸出之理宜自劾此乃矜其失教而謹於用刑者也

蘇渙

蘇渙郎中知鄜陵縣時歲荒盜起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偕往訴之渙閔其窮而為姦問之曰

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凡諭其意曰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是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渙罷去負任從之數千里見蘇轍門下所撰墓表

按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者乃刑殺馬孫駡祖有可生之理以其被酒且祖自悔也凡殺弟有可生之理以其若饑且弟不死也布之貸出其孫渙之慮問其凡皆得其所以生之者也可無愧於古人矣

李士衡 附高化

李士衡觀察初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獄以送府父子五人其為從者皆服加功之罪士衡告於尹曰彼殺人者止一人耳餘四人掩其骸可坐以加功寘之重辟乎尹喜從其議曰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冤於地下矣見范仲淹參政所撰神道碑

按以掩骸為加功是深文也罪不應死而文致之何其忍哉嘗聞用法殺人無異用刃殺人深文之罪縱

或幸免𨕖得而誅之也高化太尉雖起行伍頗知民事晚守相州部有大獄皆當論死化疑之命移他獄訊鞫活者三人殆亦以掩骸為加功之類歟此矜謹者所宜盡心也

王博文

王博文副樞知密州時負海有濤落鹽場歲歉民多盜鬻吏捕逐之輒起捍鬬皆坐法當死博文上言請權弛鹽禁俟歲豐如舊從之見本傳

按周禮荒政十有二其曰緩刑曰舍禁曰去幾者博文所請義與合焉茍非通達古今豈能矜謹如是耶

王質

王質待制嘗通判蘇州以病在告知州黄宗旦來省問因言獄有盜鑄錢者百餘人吾陰以術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人公陰中之也宗旦瞿然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見本傳

陳執方 李士衡附

陳執方大卿通判江州時民饑有刈人之禾而傷其主法當死者執方以為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於今哉即奏貸其死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李士衡觀察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士衡以歲饑奏貸之自是著為例執方之奏蓋用此例也見本傳

陳巽

陳巽賓客初為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巽以為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巽力爭而讞之盜卒得不死

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盜非傷主計贓為罪棄財走者豈復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必持深刻之説故失矜謹之義也

胡向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冤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傭而中

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捕獲盜者七人乃合格故以被脅為同謀蓋希賞爾斯不仁哉宜其留訊而卒免之也

張奎附王濟

張奎家學初為常州推官轉運使舉監衢州酒稅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命奎覆案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按奎一視牘而辨之者謂辨其情理也人有迹狀重

而本情輕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令當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理而抵之死耶此其精明固能服人至於審謹尤可傳世王濟郎中為澶州司理掾時州獄有重囚臨刑稱寃濟覆按之亦得不死與此類矣豈非哀矜折獄而然歟二事並見本傳

李允元袁安附

李允元給事通判寧州時州卒謀亂事發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見本傳

按後漢袁安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考覈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允元殆有袁安之心歟事在州郡辨析固易然其矜謹亦可嘉也

李應言 榮諲 吳育 二事附

李應言諫議爲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按榮諲大監爲開封府判官時太康縣捕民數十人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知府賈黯疑其有妖請殺爲首者餘悉流之諲以爲本無妖黯具奏并諲議奏之朝廷以諲議爲是乃流其首餘皆杖之𦂳鄆

州之民傳妖法無不軌事太康之民浮屠法本無妖故重輕之差如此若非矜謹則或以為不軌而盡誅其黨或以為有妖而特殺其首不無枉濫矣　吴育參政知蔡州時京師譏言有妖人數千在州界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廵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鄉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名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為然召之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

得釋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謹之大者也夫太康所捕有罪而蔡州所送無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無祈禳事非白衣會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謹之至豈能不濫如此哉

三事並見本傳

王琪

王琪侍郎知復州民有毆佃客死者吏將論如法忽夢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論也琪疑之因

留獄未決有司曰無足疑者琪曰第留之後十餘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毆佃客死聽以減死論吏民莫不神服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思慮所及葢平時矜謹故感於夢寐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此之謂歟

王延禧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贓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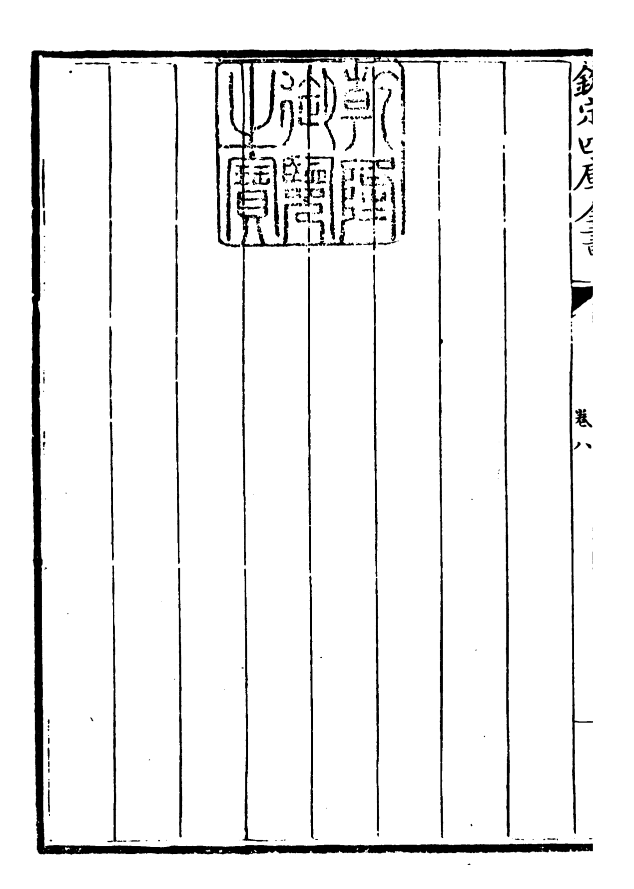
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孫也見曾肇内翰所撰墓誌

按周禮荒政曰除盜賊謂饑饉盜賊多不可以不除也延禧親獲十餘人葢以此耳邀功希賞非其本心故諭被盜者悉裁其贓使得不死夫捕盜之官利盜之死譬猶矢人惟恐不傷人其術使之然也雖遷一官而殺數人榮不足言愧何可勝君子豈忍爲是哉若殘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窮而爲盜計贓抵死者則

其獲賊受賞義在懲勸君子可以無憾也延禧所捕實與此異故竊歎云爾折獄龜鑑終於矜謹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為物所遷斯失之矣故有利人之死為己之功者或文致於大辟或誣入於極典寧復能存不忍之心以貸應死之命乎故著此事矜謹篇末庶幾覽者有所警焉

折獄龜鑑卷八

觀易之象雷電皆至豐而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下有火賁而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貴乎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鑑有書所以推廣其明而示人以謹重之意也宜春郡齋舊有折獄龜鑑歲久字畫湯漶覽者病之余叨守既數月獄訟簡清公暇出篋中所藏一編參訂遴匠重刊俾覽者充拓聞見如龜决疑如鑑燭物是亦惟良折獄之一助云景定辛酉四月上澣天台趙時𣙜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